



林美麗

關鍵彼一秒

得獎感言

舊年下半年無閒出冊，毋過看著「教育部母語文學獎」咧徵文，嘛是共時間窮出來，終其尾共這篇修改完成。我知影無遐好運會著等，毋過咱嘛是堅持：就算無著等，上無我有共生落來。

佇咱這個社會艱苦人真濟，毋過凡事攏愛講道理，〈關鍵彼一秒〉就是咧寫女主角秋蘭恰小妹秋媚以及幫個拍官司的法扶律師鄭如芳無放棄的堅持。人生的過程攏會拄著關鍵的彼一秒，毋管代誌按怎轉捩，攏愛相信真理佇佇正義的這片。



關鍵彼一秒

109年（歲次庚子年）六月

人講「五月無焦塗，六月火燒埔」真正無毋著。規路熱佛佛，車內彼港冷氣含著路裡打馬膠爇出來的燒風，共人吹甲頭昏昏腦鈍鈍。

一直到目的地，共車駛入高等法院停車場，牆圍仔邊的樹仔青翠，日頭光予樹葉仔篩過，佇塗跤潑出一幅水墨的光影圖，有風咧吹，倚佇樹仔跤顛倒有一層仔涼清。經過安全檢查，秋蘭恰小妹秋媚，後生文明做伙行入法院穿堂。順樓梯行起去等咧欲開庭的庭室，秋蘭發現這棟建築物因為中庭有噴水池恰造景，若對樓面頂看落來就會當看出伊「回」字的造型。回，有轉幹的意思，是往好的結局轉？抑是向穰的結果行？若毋是為著後生的代誌，秋蘭這世人無可能來到以早人講的「衙門」的所在。恰前幾擺仝款，高等法院的準備庭，被害家屬何儀如猶原全權委託律師張志祥去開庭。

下晡兩點刑事第五庭室準時開庭，三位法官坐佇主席位，法官頭前有兩位書記官，被告林文明恰「法律扶助基金會」的律師鄭如芳坐佇法官的正手片，原告委託的張志祥律師坐佇面對法官的答辯椅頂懸。點名核對原告代理人以及被告身份了後，法官請原告這片先發言。

張志祥毋知案情已經反盤，閣自信滿滿共法官講：「庭上，我的委託人主張被告愛賠償個老母的喪葬費用，以及個兄妹仔三人的精神損失恰生活撫養費總共640萬。這個金額是以『霍夫曼』係數算出來的。因為何太太才69歲，以咱內政部公佈的平均餘命，查某人會當活到83歲，若何太太無發生這層意外，閣會當活14年，伊有領個先生軍人遺屬的半俸，雖然囡仔攏成年

矣，但是委託人的大兄是喺空癌末期，小弟閣重度智能不足，生活無法度自理……」。

穿框藍色領烏色法袍的法官蔡英銘，聽張志祥按呢講心內想講：「法院辦案是講證據，賠償金嘛毋是烏道的咧討數，被告會閣上訴，就是對地方法院的判決不服，恁做律師的是啥物心態咧幫人拍官司咧？」雖然看破張志祥的狡手，毋過伊猶原按耐性地聽伊講落去。

「我的委託人失去老母，厝裡因為這場車厄舞甲摔跋反，按呢的請求並無過份，因為被告一直推講賠償金傷懸，我的委託人嘛有共金額降到400萬矣，這敢毋是上大的通融？毋過被告態度惡劣，自事發到今攏無賠甲半角銀，嘛無慰問受害者生活有困難無？所以……」張志祥對這場官司真有信心，猶原講甲十三天外。

看張志祥佇台跤講甲喺角專泡，蔡英銘問伊：「請問張大律師，你敢有來法院閱卷？抑是講，你到今猶是認為你的委託人對被告的請求是合理的？」

若倚佇「法官不語」的立場，個的意見會表達佇裁判書內底，袂使佇裁判書以外的所在發言，而且佇審理過程嘛袂當加入個人意見，才袂予人認為立場無公正。但是若無共張律師點拄一下，伊掠準阮法官辦案攏無咧看卷宗的款。

張志祥聽著法官按呢問，規个面轉紅講：「我足無閒的，手頭閣有幾若件案件咧處理。雖然我無閱卷，但是以屏東地方法院的判決，以及全國車鑑會所做的決議，攏明確表示是被告的疏忽才會造成這場悲劇，所以被告應該愛負全部的責任……」張志祥猶未講煞就予面臭臭的蔡英銘共擋怙。

蔡英銘講：「阮to猶未審咧，你就知影判決矣？你敢真正有看地方法院的判決書？你無來閱卷，欲按怎替你的委託人爭取上大的利益？而且，敢會使請你的委託人來一逝？你無閒來閱卷，伊嘛無閒來開庭，我看地方法院送來的資料伊攏無出席，你和伊參詳看覓，毋通用電話踎遐撫價數。而且毋但你無閒，阮嘛真無閒呢！後回開庭請伊一定愛來，莫閣浪費逐家的時間。」蔡英銘愈講面腔愈歹看，真正有hat著張志祥。

蔡英銘閣越頭請被告的委託律師鄭如芳發言。鄭如芳聽法官按呢講，知影法官有詳細看地方法院的判決恰伊的上訴書狀才會按呢共張志祥律師歹。伊寬寬仔共mài-kuh撫去喙邊，將被告這片的情形講予法官聽：「以吳燦基準，判刑的時應該以行為人的責任做基礎，考慮被告的生活狀況、智識程度、違反義務的程度以及犯罪了後的態度。其實被告這片嘛真有誠意，而且原告委託人講被告這片無賠受害者半角銀是毋著的。進前保險公司就先賠償強制險200萬矣，彼嘛是算佇被告賠償原告的金額之一。咱這陣欲討論的是除了強制險以外，我的委託人欲按怎彌補原告家庭的損失。因為對方的要求超過個會當負擔的範圍，若以被告干焦高中程度，閣領身心障礙證明，佢老母這陣癌症當咧化療，老爸嘛是身心科患者。被告雖然有頭路，毋過月給只是基本工資爾，佢有誠意欲解決，但是何小姐一直毋肯面對面來討論。」其實遮的內容佇送予法院的書狀內底攏寫甲真明白，這種攻防只是一種程序，若講個是咧講予法官聽，不如講是咧講予猶毋知會出啥物牌的對方聽。

法官看對旁聽席彼幾個民眾，真正有一个戴頭巾、面色青白、憂頭結面的中年查某人。看原告無來，蔡英銘就宣佈這場準備庭到遮結束，訂四禮拜後全款時間仝庭室開審理庭，閣交代張志祥一定愛去閱卷而且愛請原告出席。

108年（歲次己亥年）二月

辭年的彼下早仔，秋蘭轉去庄跤舊厝拜拜，後頭的兄哥叫後生阿明去看叔伯阿兄的蓮霧園，本底是欲倩大舅剷草，毋過大舅五十肩做無法，才想著外甥仔阿明會曉拍草就拜託伊去。阿明毋知位，大舅講欲恁伊去，阿明oo-tóo-bái騎咧就去隔壁庄揣大舅。秋蘭看著這個囡仔遐骨力，心內毋甘但是閣有淡薄仔安慰。伊知影囡仔帶精神病是一種破拍，毋過阿明慇直肯做，伊若有法度接工課，以後就免驚飼家己袂飽。

九點半，桌頂的三牲咧胡蠅來沾矣，酒過三巡，伊開始跋栳，問祖先食有飽無？有歡喜無？毋過一直攏跋無栳。伊想著昨昏和小妹秋媚轉去後頭款阿爸的房間，欲轉來的時，雄雄一尾「溜」ui路邊南門營的後壁身趁出來。是圓頭的草尾仔蛇，人講草尾仔蛇是土地公的查某囡，佳哉無共踏著。秋媚較厚謹損，就恁秋蘭去觀音寺拜拜，閣順繼去棉被店共阿爸買一副床笠仔佻蠓罩。

一直跋無栳，秋蘭想著昨昏拄著「溜」的代誌就問祖先講：「林家的祖先啊，毋知食飽未？抑是欲指示阮愛注意出入的安全咧？若是，就請允一个栳。」喙唸煞，順繼共半月形紅色的柴栳仔擲落塗跤，真正聖栳！問過祖先食飽矣，伊共金紙提去金爐燒，火舌紅葩葩閣金爍爍，秋蘭心肝穎仔煞有一種不安的感覺。共金紙燒了，提敬酒的酒甌仔錢，煞接著阿明敲來的電話講伊出車禍，這陣佇救護車頂。

聽會出阿明的聲閣咧掣，接著這種電話予秋蘭強強欲軟跤，問伊人有按怎無？伊講跤手擦傷流血，毋過對方攏無精神。秋蘭閣問阿明對方是查埔的抑查某的，掣甲頂齒砑下齒的阿明講是一个有歲的查某人。哎！這個囡仔字運哪會遮標？這是第幾擺的車厄矣？阿明是大孫，拄生產了對病院抱轉來，

秋蘭的大官阿得伯歡喜甲呼嘯仔，佢後生正賢仔共因仔抱咧就去揣先--的算命順繼號名，看著流年排算愛注意帶車關，秋蘭聽著若像烏雲罩頂，暗暗仔祈求菩薩保庇因仔頭殼冇、平安順序好育飼。

秋蘭牲醴收收咧，車駛咧向病院去，因為會經過橋蛟的事故地點，伊愛先了解情形按怎。去到大橋蛟，兩台oo-tóo-bái已經牽去佇邊仔的人家厝，路裡有幾若支塑膠筍，兩個警員佇遐測量、畫事故圖。伊共警員講伊是彼个少年仔的老母，報因仔的名姓予警員知了後，聽著當事人攏送去東港病院就講欲先去病院看覓咧。警員鄭其偉共秋蘭講：「恁愛先跔遐等我過去做筆錄，若無就算肇事逃逸。」秋蘭心內著急應一聲：「好！」兇兇狂狂車駛咧趕緊拚對病院去。

佳哉祖先有保底，去到病院看著阿明干焦跤手擦破皮，照電光知影骨頭無各樣就較放心矣。毋過想著當咧急救的彼个查某人毋知傷了按怎？心肝頭縛縛，若親像予石頭哲咧全款。過無佱久，鄭其偉來做筆錄，看著秋蘭就是拄才問伊車禍的彼个婦人人，邊仔的少年家穿病人服，糊甲大空細空，面腔誠樸就開始問阿明的基本資料。鄭其偉上討厭這種年仔節仔，佇交通隊，逐年的年節連假車禍事故特別濟，這兩三工伊佢同事若干樂咧翩翩，佇轄區內無閒做現場測量佢車輛事故圖，閣愛揣當事人做雙方筆錄，用上緊的速度共報告傳真去地檢署。

毋知是毋是職業病，鄭其偉照程序隨項仔隨項問，毋過面腔真樸，坐佇阿明邊仔的秋蘭本底恬恬，毋過看這個警員問甲遐緊，阿明反應袂過來規氣烏白應，就共鄭其偉講：「警員先生，敢會使拜託你講較慢咧，因為伊有領身心障礙手冊，你問伊看著對方的時距離佱遠？伊有認知障礙，100減7，減兩改就算袂出來矣，你想伊共你應30公尺，可能伊連30公尺是佱遠to毋知，你講遐緊，會予伊無法度思考。」鄭其偉雖然急性，毋過拄著這種知影欲維

護家己權益的當事者家屬，為著莫踏脫，只好重錄口供，並且交代個後回愛提身心障礙證明，因為這場官司是無法度避免的。

有阿母佇邊仔，林文明心肝有加較定著。伊知影家己反應慢是因為八年前彼場動兩擺手術的車厄所致，因為傷著腦，加上進前確診的躁鬱症，病院經過鑑定才會發證明予伊。這擺的車厄發生的時真兇狂，伊只是欲超車爾，嘛毋知彼个oo-bá-sáng對佢衝出來的。

鄭其偉筆錄做了，共秋蘭個母仔囡講：「恁上好愛有心理準備，昨日佇枋山處理一件嘛是按呢的情形，老人袂堪得摔，落尾嘛不幸往生。」聽警員按呢講，秋蘭暗暗仔祈求天公伯仔保庇當咧急救的這個oo-bá-sáng會當趕緊精神過來。

毋過代誌並無遐順利，第二工是新年，逐家歡歡喜喜欲去行春，廟裡拜拜，四界遊山玩水。早時八點外鄭其偉敲電話來講對方過往矣，叫個隨落去枋寮分局做筆錄。秋蘭共伊恰阿明的證件紮咧，規路目頭結結，連臺一線開甲當奢颺的印度櫻花都無暇欣賞。人咧過年，對方煞因為車厄來過身，這個年予兩個家庭過了真傷心。

翁婿正賢輕躁當咧夯，性地真穩，放刁講：「我無愛插這箍畚箕仔的代誌矣啦，現現交代騎車毋通遐緊，閣三番兩次咧出車厄，掠準定有遐好運是無？」秋蘭共講：「代誌to發生矣，講這有啥物路用，而且對方嘛過身矣，閣按怎講咱攏較輸面，無面對敢會使？」伊毋知路，只好拜託大兄勝雄陪佢去交通隊。大舅也真袂過心，若毋是伊的關係，外甥仔阿明嘛袂來拄著這場車厄。閣看個兩翁仔某為著阿明咧冤家，就共正賢仔講：「囡家己的，閣較按怎put-sī另日仔嘛是欲共咱拚斗的，你毋捌聽過『歹囡嘛著惜，孝男無地借』呢？你無欲插伊，秋蘭的身體敢會堪得按呢舞？」予大舅仔按呢講，正

賢仔只好落軟講後日仔欲去佢，伊攞會載秋蘭個母仔囝去，袂閣麻煩大舅仔矣。既然to來矣，勝雄仔規氣陪秋蘭過去交通隊，一直共阿明交代：「毋通警察按怎問，你就按怎應。愛想予好才講，若無是會賠甲褪褲呢！這陣嘛袂使因為對方死亡就認定咱較輸面，橫直毋知的就講毋知，毋通恂恂烏白應，知無？」

鄭其偉欲問筆錄進前先共MP3拍開，講：「林太太，因為恁的囝仔有輕度身心障礙證明，所以我做筆錄的時，你會當坐佇邊仔聽，毋過袂使擾亂我問筆錄。」看秋蘭頷頭表示理解，閤越頭共阿明講：「林先生，咱這陣欲開始做筆錄，為著你的權益，阮自頭到尾攞會錄音，你若知影的就講，毋知的就講毋知，按呢聽有無？」阿明看這個警員的口氣無像昨昏遐爾歹，講話嘛查查仔來，一粒驚惶的心有較定著，就開始回覆佢昨昏全款的問題。筆錄做煞，鄭其偉交代個明仔載檢察官欲來驗屍，袂使予人等，叫個早起九點就愛來交通隊等。

秋蘭仔規身軀無力，煩惱這場官司若拍落，毋知愛賠人佻濟錢。後頭的大兄佢小妹攞共安慰，嘛無一定是阿明的毋著，路口有監視器，調出來看就知公母。秋蘭想講年假有一禮拜，愛到後禮拜彼間店才會開工，車厄到今才兩工爾，毋知欲按怎去共喪家會失禮，嘛毋知阿明有法度應付檢察官的審問無？

初二彼早起，因為檢察官當時會來無人知，早頓食了秋蘭就載阿明欲落去枋寮交通隊。正賢仔予大舅仔唸：「代誌發生矣就愛面對，家己的囝，你毋插伊，伊敢就有才調家己處理？」所擺正賢仔共園裡的檣頭放咧，陪秋蘭個母仔囝做伙佇交通隊等。查某囝文琪佇枋山做職業軍人，彼工伊放年假，敲電話轉去屏東的厝無人接，知影爸母佢阿兄攞佇交通隊咧等檢察官，就直接對交通隊佢會合。

佢一直等，對早起九點等到中晝，食飽晝閣一直等到下晡三點，正賢仔想著規工佇遮kô，牧場裡的牛無青料通食矣，就佢文琪先轉去剉番麥骨，其他的就交予秋蘭去處理。爸仔囝前跤才走，鄭其偉這時接著檢察官的電話，講會對東港過來，叫交通隊直接共起事者載過喪家遐等問筆錄。驚阿明袂曉看範勢，秋蘭嘛綴伊坐起去警車頂。鄭其偉沿臺17線規路一直phe，和同事講一寡五四三的news。秋蘭看鄭其偉共油門催到120，驚甲共車窗頂的手扞仔摸甲絀絀，衫予汗點甲澹去，一條手巾仔嘛予伊浞甲皺皺皺。想著昨昏做筆錄，鄭其偉教示阿明：「少年人騎車毋通搶緊，彼是人包鐵呢，你看這陣對方死去矣，另日仔毋知欲按怎共人賠喔！」的話語。阿明騎車閣較緊，嘛無這陣警員駛到120的緊，但是人是官，咱是民，敢會使共警員抗議？

秋蘭想著小妹秋媚講：「嘛無一定是阿明的毋著，路口有監視器，調出來看就知公母。」就膽膽問兩位警員：「請問，初判表毋知當時會出來乎？」

鄭其偉講：「阮警方的初判表只是予檢察官參考，若有問題會交予車鑑會去鑑定，毋過車鑑會的鑑定嘛是參考爾，最後的裁決權猶是佇檢察官。若是上訴，裁決權就佇法官遐矣。」鄭其偉講甲真無奈，若親像佢所做的工課攏是白了工的。毋過秋蘭並無按呢想，若是會當看著初判表，伊就會使事先做準備，看責任的承擔比，另日仔欲佢人撫賠償金講和解嘛較有按算。

去到喪家，靈堂已經搭好矣，祭壇頂祀一尊釋迦牟尼佛，下面的案桌囵一張亡者的頭相，面模仔清白，無成欲上70歲的形，可能是十幾年前辦身份證的時翁的。亡者的查某囵，無khuà初春猶帶寒氣，竟然穿一領無袖的吊裨仔花布衫，下身是短kiùh-kiùh的短褲節仔。干焦坎會著尻川賴的短褲下面是兩肢白青青若像茭白筍的跤腿，秋蘭心內僥疑：「敢毋是咧辦喪事？哪會穿按呢？」毋過現此時佢是起事者的身份，實在無資格去評論對方的穿插。

看著江春梅檢察官個一行人到位，鄭其偉隨共阿明個母仔团係進前講：「報告檢座，起事者已經來矣，這是報告書佢現場勘驗圖。另外起事者有領身心障礙手冊，做筆錄的時，佢老母有佇邊仔。」江春梅看倚佇邊仔的秋蘭，隨閣越頭共阿明講：「咱這馬先核對身份，關係著恁的權益，恁會使請律師來協助，恁敢有律師？」伊看對秋蘭遐，秋蘭哪會捌啥物律師，就共講個無律師。

這攤是江春梅今仔日上尾一場勘驗，對早起到今攏無歇睏，看著亡者的彼个懸懸的团，也袂曉講話，干焦發出若像精牲咧哀吼的聲，無魂附體綴佇個阿姊的尻川後，毋知是咧哭抑是咧揣老母，心內就加一份同情。伊叫阿明拖一條椅條來坐，就開始問佢鄭其偉問的全款的問題。看查某人提手機仔欲錄音，江春梅共擋，講：「偵查無公開，你袂使錄音。」彼个查某人才共手機仔收起來。

另外一組驗屍的法醫佢助理對大廳行出來，提伊手裡的報告予江春梅看，講受害者的致命傷是頭殼骨必開，大腦蜘蛛網膜出血，骯仔骨斷3支，是因為車禍過身的無毋著。秋蘭倚佇邊仔聽，拄著阿明講無路來的才補充予檢察官知，可能是看阿明高長大漢，尤其是喪家這口灶有智障的囡仔，伊嘛是人的老母，彼粒心自然就較倚受害者，共阿明當做犯嫌看待。筆錄做了，江春梅共秋蘭個母仔团講，因為這層車禍有人死亡，所擺地檢署會對阿明提起公訴。講煞安慰亡者的查某团節哀，繼落佢書記官、法醫個做陣離開。佇邊仔的鄭其偉一直向腰行禮，佢前兩日的歹面腔比起來，今仔日伊若像一隻狗咧，兩蕊目睷一直恭送檢察官佢法醫彼陣人愈行愈遠。

告別式佇一禮拜後舉辦，彼工秋媚陪秋蘭母仔团做伙去告別式拈香，因為做代表的表兄後任欲選鄉長，就拜託伊佢個做伙去。表兄開一間藥房，毋過生理攏交予表嫂打理，家己舞政治舞甲熱佛佛，雖然去拈香，毋過表現煞

親像候選人咧拜票全款。伊無偏私家己人，完全將孫仔阿明當做起事者，閣一直安慰彼个穿烏紗仔衫的亡者的查某团，講佢个老母恁熟拄恁熟，這擺拄著這種不幸叫伊愛節哀，閣共講个小弟的安置伊會拜託社福門處理。

秋媚看表兄彼號形誠後悔，伊佇公祭登記桌遐提一張訃聞，才知影亡者叫做何王美，伊的查某团叫何儀如。秋蘭的表兄是民意代表，公祭的順序會排佇頭前，因為案情猶未明朗，秋媚無愛外甥仔文明hông當做過失致死的犯嫌，就想欲綴佇表兄後面拜。毋過葬儀社的人共秋蘭這合人安排佇公祭的上尾段，閣教阿明佇大厝扛出來的時愛雙手合十跪咧共老太太拜拜。秋媚聽著隨變面講：「這陣就毋知啥人毋著，為啥物阮愛共行大禮？」葬儀社的頭家娘看倚佇邊仔憂頭結面的秋蘭，知影是少年仔的老母了後，就好禮仔共秋蘭講：「毋但按呢，大厝欲出發去火葬場的時，恁团嘛愛跪咧砵頭恭送大厝出發。」

秋蘭心肝底真艱苦，早起因為較早來式場，伊看著彼个戇戇的小弟，猶原佇阿姊的後壁綴前綴後，喙裡閣一直發出：「Âu-ú âu-ú」的哭聲，真明顯是一个無自理能力的囡仔。阿明佇8年前的車厄了雖罔有破拍，毋過上無基本的工作自理能力猶會使。為啥物天公伯仔欲創治歹命人咧？葬儀社的頭家娘共秋蘭講：「小忍咧啦，跪拜是做予人看的，另日仔調解才袂落人的喙。」

二月初車厄，二月中何儀如就去鄉公所申請調解，表兄講何儀如佇臺北閣有開店，趕緊欲共代誌解決。二月底收著調解通知，毋過調解彼日秋蘭拄好欲去病院做一个一個月前就安排好的手術，正賢對車厄的來龍去脈攏毋知，而且車禍的初判表嘛猶未出來，所擺就共調解委員會申請延期。可能是聯絡有出岔，秋蘭個無參加調解予何儀如足受氣，伊共代表講欲共林文明告甲死！

秋蘭逐工攏咧等交通隊寄初判表來，料袂著初判表to猶未出來，煞先接著「高屏澎車輛事故鑑定委員會」通知講愛做車鑑會議。去到高雄監理站，秋蘭看何儀如穿一領大紅的紗仔衫恰干焦聞會著半節大腿的烏短裙，想講人to清氣相矣，欲穿啥物衫就隨人矣，總比驗屍彼工穿甲短勾勾干焦掩著尻川賴的短褲節仔較好。老實講，何儀如無成有一个18歲查某团的老母。臺北人較時髦嘛較勢妝，毋知伊咧做啥物工課？彼工陪伊安置靈堂，手股閣刺龍刺鳳的查埔人毋知是毋是個翁？毋過秋媚講毋是，因為伊有看訃聞，內底無列团婿名。

彼陣才清明煞，秋蘭毋知何儀如有去共個阿母拜拜無，就好禮仔問伊：「你家己來爾？新墓愛提早培你知無？」何儀如看秋蘭戴頭巾、面容青白嘛無啥物歹意，就講：「阮頂禮拜有去培矣。我和小弟昨暝就來高雄揣飯店蹓矣，伊lo規暝攏毋睏，這陣我是趁伊睏才偷旋出來，和伊出門足無方便。等咧閣愛去揣律師，阮阿兄無才調顧伊啦！我共臺北的工課放咧，逐禮拜攏愛轉來處理個兩兄弟仔，閣愛幫小弟揣安置的所在，從甲強欲起瘡！」秋蘭講：「真歹勢，雖然毋知啥人毋著，毋過因為這場車厄害恁老母來過身，我嘛真袂過心。」何儀如無料著秋蘭會按呢講就無應話，氣氛雄雄束結降甲冰點。

這時拄好正賢仔攆秋蘭過去看公佈欄頂個彼組的事故圖，恰佇交通隊看著的仝款，不而過「初步研判可能之肇事原因」這部份無寫。舊時閣聽著會議室內底兩片人馬冤甲大細聲，一个查埔人大聲喝：「好矣！好矣！恁若閣遐冤，就請恁出去，恁這場阮莫鑑定矣。」兩隊人馬聽著查埔人按呢講，只好共氣忍咧毋敢出聲。

個排第五號，佇會議室裡服務人員先放車禍的錄影帶予雙方看。有兩塊，一塊是佇橋頂欲落崎的影像，毋過攝影機設佇對面，影像較霧人嘛較細

身。這塊影片予雙方面了解，佢是全向的前尾後車。Oo-bá-sáng騎佇頭前騎過10秒了後才看著阿明的車，佢攏無衝紅燈，是佇青燈的時騎過橋的。第二塊就較清楚，是對路邊錢莊的監視器調著的，鏡頭有翕著北上一台白色的轎仔對過，過5秒了後阿明的藍色oo-tóo-bái嘛往南騎，毋過佇伊騎過的時正手片有一台白色的oo-tóo-bái毋知對佢潰出來，兩台車相撻，oo-bá-sáng人佢車摔落塗跤，車籃仔內面的蒜仔、紅色門聯佢一跤淺拖仔攏落佇路面頂。阿明佢oo-tóo-bái蹺對北上車道，離相撻的地點差不多30公尺遠。鏡頭有翕著摔倒的阿明起來，跤跛--咧跛--咧行過來探看oo-bá-sáng有按怎無？這塊看起來嘛無成阿明去共撻，實在是因為撻著的時間是一目nih，佢嘛看無路來。

委員先予苦主何儀如講，可能是看著個老母最後的身影一時悲傷，伊若苦旦咧目屎隨流落來，而且真激動指坐佇準備席的阿明講：「你是殺人兇手，你為啥物欲騎遐緊？害阮媽媽來冤枉死！」正賢仔彼站躁症當咧夯，聽查某人講阿明是殺人兇手，倚起來真無客氣to大聲講：「阮就猶未講咧，你哪會知影啥人才是起事者？無定著是恁母仔撻過來的。而且還是拄落橋呢，有畫雙黃線禁止轉幹，恁老母哪會使佇遐倒幹？」因為正賢仔講話傷過大聲，予車鑑委員大聲嚇止，禁止伊閣再發言。秋蘭只好倚起來共委員huē失禮，講這站正賢仔躁症當咧夯有較激動。毋過嘛因為按呢予鑑定委員對被告這組無好印象，認定正賢這片三個人，原告才一個人，若像咧欺負孤女全款。主席委員叫阿明起來講，才講煞，車鑑會議就按呢潦草結束。過無幾工收著鑑定結果，講林文明愛負起車禍的完全責任。車鑑會開了第6工，鄭其偉講初判表已經出來矣，叫秋蘭就近佇市區的交通大隊領就好，毋過枋寮分局嘛是會寄書面通知予佢。

秋蘭不服車鑑會的鑑定結果，就揣秋媚做伙去調影帶出來研究，只要有鄭其偉的班，佢就拚去交通隊揣伊調片。秋媚本底就家婆性，除了毋甘阿

姊to咧帶身命矣，閣煩惱刑事官司毋知會害外甥仔阿明搵案底無？而且對方彼種開哈哈的獅仔喙漸漸咧顯露，便若阿姊招，伊就行，閣四界探問車禍地點附近的人家仔，敢有看著車禍的彼當時？因為伊有聽著風聲，講彼个何王美是提早轉幹欲躡入去個兜彼條巷仔，踹彼條巷仔的人逐家攏嘛按呢做，若無就愛騎對頭前的青紅燈做兩段式的倒幹，無人會遐夯枷。而且事發的時，巷仔口賣早點的頭家娘有看著何王美倒幹，才去和彼个少年仔相捋的，毋過伊毋敢共警察講。除了攏是厝邊以外，這個何王美真歹命，伊的大漢团會食毒，閣因為討無錢三番兩次拍個老母，警方遐閣有家暴記錄咧！有一擺伊共個老母恐喝講欲共厝放火燒，共伊恰彼个白痴小弟燒燒予死！何王美驚甲佇十二月天冷風sng-sng叫的暗暝係彼个戇戇的团勾佇人的亭仔跤凍規暝，遮的攏聽厝邊講的，是講無人敢出來插這種代誌，而且恰車禍案情嘛無關係。

鄭其偉看這對姊妹仔定定來調影片看，毋過攏畫毋著重點，足想欲共個講銳角佇佢，因為車鑑會完全無採納個發現何王美無拍方向燈就倒幹的動作，才會恰欲超車的林文明相捋，講起來若欲算責任比，兩個人五五分。毋過人to過往矣，車鑑會嘛判出來矣，伊的工課閣蓋濟咧，無想欲遐家婆，就據在個兩姊妹仔佇遐聽筆錄的錄音，繩錄影帶揣oo-bá-sáng違規的線索。

秋蘭和秋媚佇大橋頂實測，為啥物彼个何王美現現就騎佇頭前，啥物因由哪會騎甲予佇尾後的阿明逐過？個咧臆，可能是過橋了伊欲倒幹入去個兜的彼條巷仔才會愈騎愈慢，而且煞車燈一下仔著一下仔化，真明顯是咧等無車欲衝過對面，毋過個無法度證明，因為攝影機的角度撫對ng南的方向，就按呢調查猶原是佇原地蹺玲瓏。

彼工查某团文琪恰团婿軍中放假，秋蘭心肝頭齷齪，伊知影這個官司無好紡，毋過若據在對方獅仔喙開哈哈嘛袂使得。因為勝雄仔的朋友踹佇大橋邊，伊聽人講何儀如恰個阿兄提著200萬的賠償金，伊去法院改監護人了掛

小弟的額攏láng去，佢阿兄有分著66萬，遐的以早食毒的狗兄狗弟又閤瀟倚來欲吮骨軟汁，就共勝雄仔講：「叫恁小妹愛注意，佢有倩律師精算過，講若無賠800萬無欲放恁孫仔煞！」

趁查某囡轉來有伴，秋蘭招秋媚閣去調錄影帶，正賢仔載佢落去交通大隊，因為秋蘭有做筆記，記錄佢對案情的疑點，包括為啥物「高屏澎車鑑會」哪會無採納交通大隊這方面的調查，硬判林文明全責？因為佇車鑑會議彼時伊有共公佈欄頂的事故圖用手機仔翕起來，事故研判彼欄是空白的。而且4/13開車鑑會，初判表煞佇4/19才出來，予佢無法度佇車鑑會的時提出對佢有利的證據。

暗時7點，鄭其偉拄對枋山巡邏轉來，提一粒半路買的便當就欲嘎，看著秋媚佢閣來矣，真無奈幌頭講：「恁這場猶未開庭喔？彼工我有看著彼个何儀如佇法院，掠準恁已經開庭矣咧！」秋蘭講猶未接著地檢署的開庭通知，而且佢閣有疑問猶未釐清。鄭其偉將影片對已經歸檔的公文袋提出來放予佢看，就做伊去食飯。伊毋捌看過遐固執的查某人，等伊共彼粒便當食了，行去後尾間的便所洗手面，看著生做高長大漢的少年仔咧操作電腦，伊看秋蘭咧指彼台北上的白色轎仔，知影佢會曉欲揣一个對比物來節時間，按呢看起來有進步，嘛真有『柯南』的精神。就共少年的講：「你注意9點20分22秒的彼當陣，用八分之一秒來格放。」

秋蘭的頭殼若像予電光噉一下，就叫文琪佇後壁讀秒，電腦予佢囡嫻操作。文琪對白色轎仔駛過開始大聲唸：「……17，18，19，20，21，22……」，少年的跤手猛掠，無像佢這個年歲的手會掣，電腦螢幕的畫面真正佇22秒的所在擋恬，秋媚共鄭其偉講：「警察先生，你來幫阮格放好無？」鄭其偉一來予佢的精神感動，二來嘛怨嘆做一个小警員，無彩佢遐詳細揣事故兩方的過失，煞攏予車鑑會遐的人全盤否定，若會使予佢平反嘛是

個的福氣。伊共格放了後的八張影像排列佇螢幕頂，佇編號第5～第8張，真清楚看著白色oo-tóo-bái輪仔軌佇車道線，彼是落南慢車道恰快車道的分隔線，快車道閣過是北上的快車道，南北車道中央有畫雙黃線，是禁止遠越恰轉捩的標示。

秋蘭共鄭其偉說多謝，講伊欲向南投的全國車鑑會做覆議。鄭其偉講伊當初就是送這份卷宗予地檢署的，毋知地檢署哪會無採納。一行人因為案情出現拍咭光咧歡喜，賻的覆議文就交予秋蘭去寫。

一直到四月底才收著地檢署寄來的開庭通知，秋蘭看著脹脹長的公文就目頭結結，閣看著案由竟然寫「業務過失致死」。哪會著？單純的車禍煞予囡仔變做「業務過失致死」的犯嫌。阿明哪有執行啥物業務？這聲若無倩律師，毋就若像「啞口的誓死罔——無地哀」？伊趕緊去「法律扶助中心」申請義務律師，本底想講共資源留予較需要的人，毋過連地檢署這關就遐含糊矣，伊kám敢閣相信中華民國的法律？「法扶」的義工真熱心，知影5/4檢察官就欲開庭，就用上急件幫伊揣有簽約的律師。

隔轉工「法扶」敲電話共秋蘭講鄭如芳律師的電話，閣講地檢署開庭的時干焦辯護律師會使入去，叫伊和鄭如芳律師聯絡。5/3彼暗，鄭如芳約秋蘭恰文明冗早去地檢署，有委託單恰簽據愛頓印仔恰簽名，順繼了解一下仔案情。

開庭彼工，秋蘭看著鄭如芳心頭就定矣。鄭如芳人樸實樸實，生做真脹，面模仔清秀，講話有條有理。了解大概愛注意的事項，嘛知影秋蘭準備欲向全國車鑑會申請覆議，就共秋蘭講：「林媽媽，予你真辛苦呢！」聽著鄭如芳按呢講，秋蘭的目箍轉紅，感覺這幾個月以來的奔波總算有意義。

這個時陣拄好開庭號碼跳著個矣，鄭如芳共框白領烏袍的律師服囊佇白siat-tsuh的外口，就恰文明行人去偵查庭。

秋蘭佇外口等in出來，鄭如芳講有共案由改做「過失致死」矣。佢會按呢發文，是檢察官當初做筆錄的時，問伊騎車去佻？去做啥物代誌？阿明講欲去看大舅的蓮霧園，因為大舅欲叫伊去拍草，伊愛先看路草。結果邊仔的書記官共「看蓮霧園」寫做『看顧蓮霧園』，既然伊的職業是園藝工，所以就以「業務過失致死」來共辦。這種『想當然耳』的士大夫心態，予秋蘭聽了強強欲掠狂。「過失」恰「業務過失」差真大把呢！因為車禍的當時伊並無執行業務，共大舅拍草嘛無相對應的報酬。伊也無載工具，只是去看園的草發佬懸，按呢就共安這個罪名？伊是身心障礙的囡仔，敢有法度替家己辯護？佳哉有「法扶」，予個這種弱勢的人，佇法律進前嘛有基本的人權。台語聽有無？差一字是差蓋濟呢！

共覆議文交去法院收發了後，一禮拜後秋蘭就收著南投全國車鑑會的回函，講因為對方已經死亡，無法度釐清事實，佢無方便閣做覆議。這張回函予秋蘭足清心，按呢敢毋是官官相護？毋過小弟煞有無仝的看法，自底就是小弟咧共秋蘭做軍師的。姦仔佇大學咧教冊，有一个教授朋友定予車鑑會倩去做鑑定委員，伊講「全國車鑑會」按呢是咧圖洗「高屏澎」這片的車鑑傷潦草，毋過若共覆議文閣送去法院，法院一定會注意。

檢察官江春梅向法院提出林文明過失致死的告訴，刑事庭一庭閣一庭，秋蘭便若收著公文就向鄭如芳請教，鄭如芳才閣教伊準備啥物資料。審判庭上尾的彼場，因為何儀如一直無來開庭，干焦用電話遙控張志祥講若無600萬，伊袂放林文明煞。張志祥為著欲逼被告提懸賠償金，閣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想欲用「以刑逼民」的方式予對方屈服。

審判長游宜均知影原告這片其實嘛有犯「猶未到路口中心處就提早轉幹」的過錯，閣希望被告會使添一層仔賠償金通對原告補償，就問林文明：「你敢無小弟小妹？個會使共你鬥相共無？」

看林文明應袂出來，審判長只好問旁聽席的秋蘭。秋蘭講：「查某囡28，毋過已經結婚矣。」聽秋蘭按呢講，游宜均嘛真同情被告，佇個無法度負擔的範圍硬欲叫人賠，敢毋是害兩家伙仔攏破碎？看原告律師嘛毋落軟，伊只好宣判審查結束。一個月後接著判決書：「林文明犯車禍過失致死案件，刑責八個月，袂使緩刑，會使上訴。」

109年（歲次庚子年）七月

人講「小暑過，一日熱三分」，佇這種翕熱的天氣上期待來一場西北雨。秋媚載秋蘭母仔囡閣來到高雄高等法院，今仔日這場是審判第二庭，對地方法院的偵查庭、準備庭、辯論庭、審判庭到今，這場官司拖欲一年半，今仔日這庭就欲輸贏矣。何儀如有來，毋是彼个手骨刺龍刺鳳的載來的，這陣這个年歲較大較古意。這擺蔡英銘有予何儀如佮張志祥看個老母軋著車道線的卷宗，而且嘛分析予何儀如聽，講若林文明去hông關，個連半角銀就提袂著。因為法院講的是證據，被告有揣著新證據，法官就愛秉公處理，紕落請個先去調解室調解。對二樓落來調解室的時，干焦聽著何儀如大聲喝：「為啥物攏是我咧退讓？對640降到400矣，這陣個連300就無法度賠？騙痞的！你毋是講這場穩贏的？」

鄭如芳佇開庭進前有先問秋蘭上懸的額度會使閣添幾萬？因為對方「食好知滋味」，若無一擺添予足，恐驚會愈來愈歹撚。七撫八撫，秋蘭共賠償金額添甲45萬，加上猶未領的任意險30萬佮已經賠償的強制險200萬，總共賠償275萬。鄭如芳心內暗算，若以責任比例五五分，550萬嘛有夠矣。伊真

敬佩秋蘭，若毋是伊提供事故彼个關鍵八分之一秒的格放相片，佢囝就愛受冤枉，而且賠償金嘛無通壓落遐濟。

伊共秋蘭講：「另外彼庭民事庭會因為這庭已經和解決閣調恁出庭矣，若欲出庭我來就好，你共錢匯好愛共收據寄予我，咱後禮拜才來聽判決。」

拍贏這場官司，鄭如芳更加確定加入「法扶」的律師團是明確的決定，看著無法度為家己辯解的障礙兒佢無顧身體欠安嘛堅持欲上訴的秋蘭面裡浮起解脫的笑容，伊相信家己行的路是正確的，為弱勢發聲，釐清真相，予受冤枉的人洗清罪名，敢毋是伊考法律系的初衷？